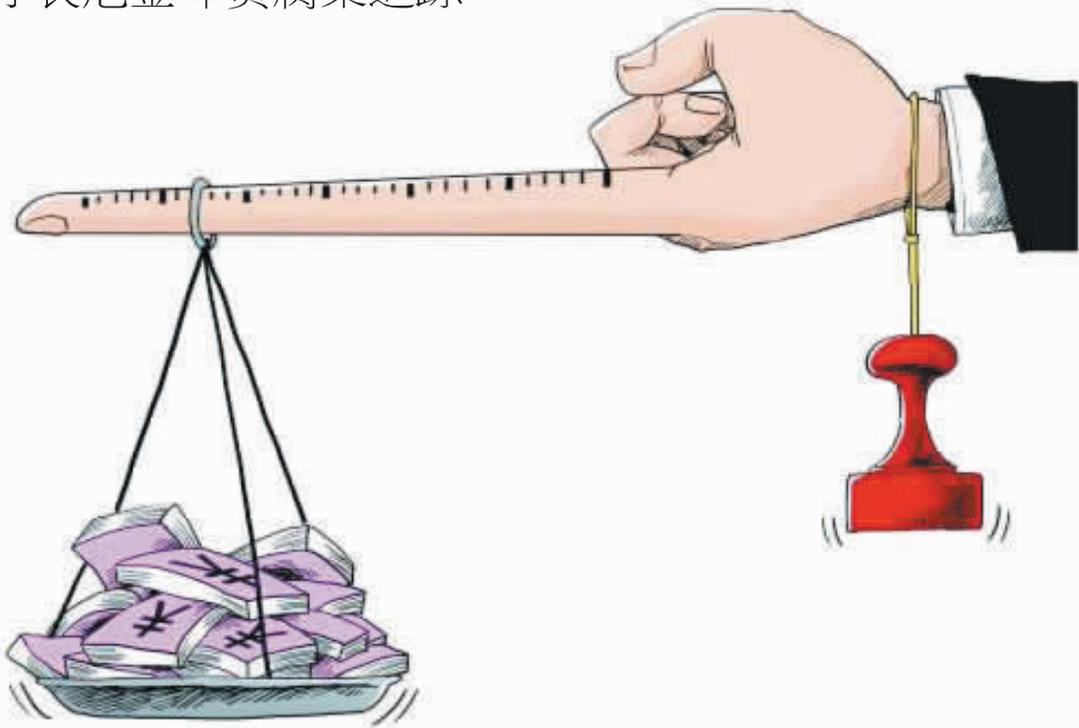


一手批钱、一手收钱,“财神爷”权力有多大?

——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贪腐案追踪

近日记者从纪检部门获悉,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涉嫌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据广东检察机关消息,危金峰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正处于二审阶段。

纪检人士认为,财政部门手握“收、支、监、管”四项大权,如不加强监督,很容易出现“灯下黑”,形成“批出来”的腐败。



“给钱不给钱,财神爷说了算”

利用掌管财政资金的审批大权,危金峰连同市、县财政系统和受惠企业,形成了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腐败链条。

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9月起,危金峰历任广东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工贸发展处处长、省财政厅副厅长等职,负有管理和监督省财政扶持企业资金、企业亏损补贴、税收返还、环境保护(治理)资金等专项资金的职责。

这一块“唐僧肉”,给谁不给谁,危金峰有极大的话语权。

广东梅州老板陈卫奎是“受益者”,却也因此获罪。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陈卫奎曾9次向广东省财政厅申请各类

专项资金补助,每次他都会打电话请危金峰“关照、协调”。在危金峰亲自签批或协调下,三家企业获得财政专项资金补助890万元,陈卫奎则先后四次向危金峰及其妻子饶小云行贿325万元。

“2003年9月,我任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后,就陆续帮陈卫奎公司申请财政资金补助,陈卫奎的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能获得一笔财政资金,除了我援疆的那两年半。”危金峰在作证时坦承,“我交代有关经办人员跟踪关注一下陈卫奎上报的项目,经办人员做方案时就会倾斜一下那些项目。我跟踪那些项目,确保项目顺利过关,并尽可能审批获得更多资金。”

一些市、县“财神爷”也充当了危金峰的“帮凶”。据办案人员介绍,陈卫奎掌控的三家企业通过广东某市财政局副局长陈某向省财政厅申报项目,共获取省级财政资金510万元,这三家企业送给陈某好处费93万元,陈某则从中拿出数十万元以现金或高档礼物形式送给危金峰。

广东纪检部门查明,危金峰在广东省财政厅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暴利,其家庭财产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

家属齐上阵 贪腐“一家亲”

在危金峰贪腐案中,其妻子、岳母、兄弟、妻妹等近亲属全部涉案,多位家族成员为危金峰受贿出谋划策、提供掩护,形成了贪腐“一家亲”。

记者从权威渠道证实,危金峰与同为公职人员的妻子饶小云成立了梅州市新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由危金峰岳母、哥哥和妹夫代为持股。2007年,因购买土地缺乏资金,危金峰打电话给陈卫奎索要60万元,再由妻子饶

小云交代妹夫找陈卫奎取钱。第二天,资金便马上到位。

纪检部门还查明,在某公司送给危金峰30万股原始股时,饶小云也是以自己母亲名义收受,并亲自经手办理。为方便收赃、转账,饶小云甚至把身边的朋友都当作丈夫收钱的工具,利用朋友的身分证开户存钱,再通过其他方式转移赃款。

听闻纪委摸排调查危金峰的风声之后,危金峰多位亲属忙于

销毁证据,伪造相关收据进行串供。2012年9月被开除公职的饶小云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和人脉关系,四处为丈夫刺探“情报”,并将组织正在调查危金峰一事告知行贿的陈卫奎,让其协助伪造收据、合同等。

陈卫奎在其行贿案件的证词中交代:“2012年3月,饶小云带她妹妹和我吃饭,席间她提出风声比较紧,要赶紧补办手续,应付组织调查。”

看住“钱袋” 严防“寻租”

据了解,危金峰曾在他2010年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士论文《广东省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改革研究》中写到:“各地区、各部门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针对专项资金争相跑项目、跑资金,而分配决策权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专项资金分配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权力的过度集中为设租和寻租提供了温床,引发无效率和可能存在

的腐败现象。”

“危金峰非常清楚财政审批滋生腐败的原因,更明白制度设计的漏洞,但他并没有积极去改变和堵塞,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办案人员说。

办案人员介绍,从2003年起连续5年,广东省每年由省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中小企业,而危金峰正好掌管这项审批权。仅一家建材公司近年来通过

危的帮助,获得多种名目专项资金,总额超千万元。

“虽然广东针对该专项资金的审批拨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但如何落实这些管理措施,既缺乏有针对性的工作部署,也没有相关责任追究措施,导致资金审批存在随意性与操控性,这给危金峰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广东省纪委有关人士说。

(据新华网)

>>>相关新闻:

记者梳理28起“家族式腐败” 六成系父子搭档

近日,中纪委网站披露了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案件详情,其多次收受贿赂,久贪成“精”,甚至练就了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形成的触目惊心的“家族式腐败”,家庭财产高达7000多万。

记者梳理了近年来28起家属参与贪腐的案件,包括父子兵、夫妻档等。其中,6成均是父子联手。

江苏原秘书长赵少麟的儿子赵晋在天津被称为“最牛开发商”。据当地民众称,赵少麟与儿子赵晋官商勾结,搞得当地民不聊生。

此外,此类案件中,夫妻组合也是“标准搭配”,共有5起为落马官员协同妻子受贿贪污,而妻子多充当“掮客”的角色,为官员丈夫与行贿者拉线搭桥。

记者注意到,有些家属共同犯罪的腐败案件中,甚至已经超越了“一帮一”的模式,而是在家族内形成了一定利益集团,贪腐规模。

例如,去年5月31日,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宏军被调查,其妻子就是著名的“房媳”张彦。经调查,孙家至少有15人为官。“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运城当地人表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家族式腐败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而相对来讲这类腐败取证比较困难,因此更要治本,从法律制度 and 民主制度上双双把关。而不能等它泛滥了再去抓。

(据《法制晚报》)

